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十八回 劉閣老慶代光昌 趙慶芳武藝無雙

詩曰：姑蘇天下最繁華，吳王伯業至今誇。
子胥經濟兼雄略，一腔忠義在邦家。

且說老道馮道德飛步追趕胡惠乾到順母橋，已經趕上，用盡千斤神力，一拳照正後心打來，□分厲害。五枚看見，急忙上前伸開右臂，往上用力一格，大叫：「為兄在此，三弟不可動手！」這一架，把個馮道德連退□多步，震得手臂酸麻，大吃一驚。五枚含笑上前，口稱：「賢弟，為兄的怕你傷了胡惠乾性命，冒犯之處，切勿掛懷，拱手謝罪。」馮道德與她同師學藝，知她厲害，方才這一格，尚且如此，她又與至善最厚。當年李雄父女，也遭她殺手，今日來助胡惠乾，若不見機，不但徒弟仇報不成，連我自己也不妥。慌忙上前稽首。口稱：「小弟豈敢見怪，不知師兄法駕，何日到此？」五枚答道：「為兄雲遊到此，不知賢弟因甚與胡惠乾結下深仇？下此毒手！」道德兩淚交流，將三個得力門人陸續修遭胡惠乾這班少林門徒暗算，仔細說明：「還望師兄秉公，與小弟作主！為小弟伸冤，感激不淺。」五枚答道：「原是牛化蛟不對，不該貪圖別人錢財與同道作對，賢弟你又聽旁人唆弄，打發呂英布、雷大鵬下山。胡惠乾乃是一個孝子，立志為父報仇，與武當山風馬牛不相及，並非有心敢欺，至於拳腳之下，性命所繫，斷難饒讓。賢弟既將他手骨打斷，人雖未死，已成殘廢，此恨亦可盡消，若聽愚兄調處，念他師父及我等面上，著胡惠乾眾師兄弟，公眾出銀，補三位令徒家屬每家一萬元，另外打齋超度，在賢弟跟前，叩頭認罪。此後不准再與錦綸堂爭鬥，彼此講和，若不聽為兄相勸，聽從賢弟高見。」

馮道德聽這番議論，自己一想，諒難對敵，當初是牛化蛟這畜生貪財惹禍，自己作死，我一時錯見，斷送兩位徒弟。今日這老尼前來替他們出頭，此仇定然難報，我不見機放手，怕也有性命之憂。權且忍氣說道：「師兄見教，小弟怎敢不依？只是三個徒弟，一旦無辜死在胡惠乾之手，□分悽慘，若果功夫不及，死在拳腳之下，倒也無怨，今日將胡惠乾放過，旁人必要恥笑，說小弟無能，望師兄與我作主。」

五枚道：「清平世界，以報仇為名，傷害人命，一則目無王法，二來非你我出家人所宜，今定欲打死胡惠乾，我縱然不理，也是二師弟至善和尚心愛之人，諒難容你，還是聽我，免傷和氣。」馮道德勉強應承。

錦綸堂各行友，聽見胡惠乾永不滋事，亦皆願意。所有街上各店舖，因不能各安生業，眾口稱道：「這位老師太，是慈悲為本，所論極有道理，不但保全許多無辜性命，連我們附近街坊，均霽厚德。」五枚連稱：「不敢，出家人有甚德能，承各位施主誇獎。」著胡惠乾帶傷與師兄弟同在三師叔跟前跪下，一齊叩頭謝罪。約定選擇吉日，在擂臺上改壇場，請七七四□九個高僧，打齋超度牛化蛟、呂英布、雷大鵬及胡惠乾父親和機房中傷亡各位行友，早登仙界，即送三家安家銀兩。

馮道德為勢所迫，不得不從，忍了冤氣，帶了眾人同返錦綸堂中，對眾人道：「這老尼□分凶勇，相助胡惠乾，此仇料不能報，權從應允。」眾人見老道士尚然懼怕，誰敢再惹禍端，各不多言。

再說五枚回光孝寺武館，身邊取出駁骨還魂丹，與胡惠乾服下，外用生雄雞一隻，和藥搗勻敷上，立刻止痛，將筋骨接好，所謂藥到傷痊。胡惠乾及眾師兄弟，叩謝大師伯活命之恩。五枚扶起，說道：「自家子姪，何須多禮？」館中辦素筵，款待五枚。眾英雄把盞飲至黃昏，用轎送五枚三人回龍慶庵安歇。屆期打齋已完，馮道德先回武當山，五枚亦回雲南，方孝玉父親亡故，兄弟三人與苗氏庶母，扶柩回肇慶安葬，各兄弟送別後，陸續回鄉省親掃墓去了。只有洪熙官及童千斤在省，見各師兄弟散去無趣，將武館軍器雜物寄放光孝寺中，關了館門，回家歇息。

再說聖上因欲遊玩蘇常風景，親訪白大官、甘鳳池二位英雄，以備他日將才之選。是日海波莊大設筵宴，各人執盞饒行，送出莊外，周日清負了衣包被褥，跟隨在後。由崇明到蘇州甚近，因欲沿途遊玩，自航海抵南匯、上海、嘉定、太倉、昆山，一路探風問俗，夜宿曉行，一日將入夜，行抵蘇州樓門。入城至護龍街，見滿街燈火，夜色如畫，見有客寓燈籠，大書「得安招商客寓」，二人逕入。離主姓張號慎安，蘇州洞庭山人，見客進門，慇懃接待。日清擇定安靜房屋一所，將包袱放下。寓主命廚師速備夜膳。

且說白太官來蘇訪友已去，而甘鳳池早得在海波莊為傭之至親畢成名來信，詳言近日海波莊各事及主上與周日清面貌。甘鳳池得信後，自思流蕩江湖，終非上計，俟主上來蘇，得一引進之人，獻呈技藝，得邀獎賞，不負一生練習苦工。一日，獨行護龍街，過得安客寓，見二人站在門口，尋思面貌，與至親畢成名來信所云主上及周日清相同，遂向寓主查問二客來蹤，更加歡悅。苦無人引見，忽見周日清在庭中看月，甘鳳池上前施禮，彼此詢問，一見如故。當時日清即行稟明主上，立蒙召見。主上見他生得魁梧奇偉，名實相符，□分欣悅，即賜游擊職銜，因在蘇已久，不便同行，令伊暗中隨駕，將來人都授職。甘鳳池遵旨，謝恩退出。

自後與日清時常談心，結為兄弟。是夜，主上用過晚膳，日清困倦早睡，主上一人出遊。是時街市燈火輝煌，如同白日。每店排列三層，花式不同，大店家每層用燈五六□盞，小店家亦有二□餘盞，鬥巧爭奇，彼此賭賽。那剃頭鋪點燈如畫一般，都是上、中、下三層，坐滿剃頭。招牌上寫：「向陽取耳，月下剃頭。」聖天子心中詫異，難道蘇州地方，日裡都不剃頭，定是晚間剃不成？旁有一位老翁，便請教這個原因。老者道：「原來客官初到敝地，不曉此處晚上剃頭規矩，待老拙說與你知道。這蘇州日間剃頭，有兩等行情，若剃軍頭，都是那班相公們，做摩骨修癢的工夫，把客人的邪火摩動，就是妓女一般，做那龍陽勾當，所化的銀兩，或數兩，或一二兩不等；若剃素頭，剃頭打辮，取耳光面，摩骨修癢，五個人做五層工夫，最省。不過也須每人給錢五□文，手鬆些的或一百，或二百不等，所以動不動剃一回頭，費卻一千八百，不以為奇，故而日間剃者甚少。這晚上不論貴賤，都是□六個銅錢，剃一個頭，打一條辮，其餘一概不做，故而這些人均是晚上剃頭居多。」

聖天子聞言，點頭微笑，拱手道：「多蒙指教！」轉身向著那邊走來，更加熱鬧，姑蘇夜市，天下有名，近水一帶，越覺好看。遙望那花船酒艇，來往遊行娼寮中，萬盞銀燈，一齊點著，映得水面上上下下通紅，耳邊只聽得琵琶簫管，弦索笙歌，悠揚快樂。太湖裡小艇如梭，綠波蕩槳，果是繁華富麗無雙。天子此時，龍顏大悅，順步走近碼頭，早有船上少婦一群兒槍上前來，你扯我拉，口稱：「老爺，我的船又輕便，又寬舒，□分潔淨，游湖探妓，請上船來，水腳價錢，聽憑賞賜。」眾口合聲，都道自己船好。聖天子揀了一隻上等花船，踏跳登舟，走進中艙，將身坐下。

艇裡一面開船蕩槳，口中請問：「老爺要去西湖，還是回府飲酒？」只見那艇梢後面，走出一對□二三歲俊俏女童，羅衣滿身，打扮齊整，一個用茶盆托出一盤龍井香茶，放在小凳之上；一個手提銀水煙筒，吹火裝煙，艇中擺設，倒也不俗。聖天子說道：「你且與我到那熱鬧地方，遊玩一番，再到那本處有名的第一等妓女寮中，飲酒便了。」艇家聽罷，將船望著湖中極盛之處慢慢搖來，聖天子推窗觀望，暢飲歡游。

且說蘇州有一富翁，姓張名廷懷，表字君可，家資百萬，最愛結交天下英雄、四方豪傑。生平最好除強助弱、濟困扶危，性情慷慨，揮金如土，因此上學就渾身本領，文武全村。所以太湖強人、綠林響馬，一聞他無不傾心仰慕。若是正人君子，寄跡其中，借此隱名埋姓，雖為強盜，心存忠義的人，伊廣為結納。其祖上歷代販賣兩淮私鹽，所以綠林朋友，彼此相通，取其緩急之際，藉為照應。因此廷懷所運私鹽販往各處埠頭，歷年未曾失手。家中廣有姬妾，生性最好狎邪，不惜纏頭，若遇才貌雙全之妓，更加稱意，揮霍不吝。煙花隊裡，行戶人家，無不均霽其惠，因此上蘇杭地方，花船行中，起了他一個諱名，叫做品花張員外。是日，也僱了一隻長行快艇，順流飛槳沿途駛來，其行如箭，迎面而來。是時微有月色星光，一時趨避不及，與天子所坐花船，挨舟擦過，快船人多力大，一聲響，早將花艇槳撞折，船身震動，船婦高聲喝罵索償。快艇水手不依，彼此口角相爭，驚動了張廷懷，步出船頭，詢知緣故，隨將自己水手責備一番，即著手下人，拿了三疋銅錢送過船來，說道：「這錢是張老爺賞你買槳的，不必吵了。」

此際聖天子也到船頭上來觀看，意欲調停此事，聽見他將自己水手罵了一回，隨拿錢來賠償。暗想此人舉動大方，諒來定是一個豪傑，隨向船婦道：「小小船槳，能值幾何？焉可破費他主人賠錢，待我多賞你一二兩銀子便了。」船婦忙即將錢送還過去。張君可連連拱手道：「適才冒犯寶舟，原是小弟快船水手粗魯，老先生既不見罪，又將小弟所賠之錢送還，反使小可愧感不安，望乞示尊姓大名，以資銘感。」聖天子連忙以禮相還，答道：「這些小事，何足掛懷？在下姓高名天賜，乃直隸順天人氏。不敢動問仁兄上姓尊名，貴鄉何處？」廷懷忙道：「小弟是本處蘇州人，姓張名廷懷，字君可，因欲去探望相知，不期得遇高兄，實乃天緣湊合，斷非偶然。古人云：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如蒙不棄，何不請過小舟，一同前往，俾得少盡地主之誼，實乃三生之幸。」

天子舉目將他一看，見他儀表非常，年約三旬，眉清目秀，面如滿月，聲音雄亮，舉止端方，此人必是英雄，何妨與他結識，觀其品格，以便日後為國家出力，豈不為妙？立定主意，答道：「足見張兄雅愛，只是小弟未經拜訪，造次相擾，殊切不恭，容日到府拜候奉陪如何？」這張廷懷天生一對識英雄的巨眼，一見高天賜龍眉鳳目，滿面威儀，年紀與自己相仿，談吐間，聲若洪鐘，目射神光，氣宇軒昂，居然是一個王侯品貌，一心要與他結納，焉肯輕輕錯過？忙即走近船旁，一手挽著花艇船邊，踱將過來，躬身施禮，口稱：「高兄若果如斯客套，非像你我英雄了。」

天子還禮道：「既承雅愛，焉可再辭？」隨即攜著手同回快艇中來，步進中艙，從新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見艙內陳設，與那小花艇，格外不同，所有名人字畫、古玩幾桌色色華麗。水手及使用下人，約有二□餘人之多，獻罷茶煙，廷懷吩咐將那小花船，扣在自己快艇後，一路遊玩，要到得月樓寮中，去訪姑蘇名妓李雲娘、金鳳嬌諸姐妹去。水手遵命，飛槳便往。一面擺點心、糖果、圍碟等物，放在紅木桌上。廷懷恭請高兄上座，彼此謙遜一番，方才就坐。

二人談論經綸，略用茶點，廷懷指點沿途經歷景物，一切湖裡繁華，證今評古，自吳王建業、子胥築城至今，本朝所有先後賢人，聖天子層層考博。那張廷懷談論風生，百問百答，極稱淵博，廷懷有所難辨，天子亦詳為講解分明，彼此言語投機，各恨相見之晚。說話之間，船到得月樓一帶娼船之前，快船水手將船扣好，將近萬字欄杆旁邊，聖天子舉目看時，見一字兒灣泊著許多畫棟雕樑、鋪金結彩極大的花船，大者高約丈餘，長四五丈，艙內均建層樓，橫闊丈餘或八尺不等，四面花窗，色樣奇巧，窗內鑲嵌玻璃，船頭翠綠欄杆，上面挑出五色花綢遮陽，簫管琵琶，擺列船頭，鴛兒與一班弦索手站立一旁，一齊與二位大爺打躬作揖。張廷懷攜著高天賜手，踏過船頭，李雲娘早已迎到艙門，笑道：「今日什麼風，吹得二位大人來此？」慢舉金蓮，上前萬福。二人亦以禮相還，行得艙來，廷懷忙尊高兄上座，三人謙遜一番，方才分賓主坐下。丫鬟捧上三壘香茶，就在旁邊侍候裝煙。

聖天子看那艙中，陳設極富麗，兩旁掛著許多名人題贈的詩詞。留心看這李雲娘，倒也□分標緻，眉如新月，眼若秋波，面白唇紅，腰肢婀娜，體態輕盈，雖不沉魚落雁之容，也有六七分姿色。只見她輕啟朱唇，請教這位貴客：「上姓尊名，貴鄉何處？」廷懷忙道：「此位敝友，乃北京人，姓高名天賜，適才路上相遇，傾談之下，遂成莫逆之交，特地邀來拜訪，博覽群芳。諸姐妹中，准人才貌稱著者，請來一會，以盡今日之歡。」高天賜連忙遜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小可不過奉陪張兄到此，以圖一夕之歡，望勿見笑。」雲娘答道：「素仰尊名，幸蒙光降，何樂如之。但敝姐妹中，難言才貌，誠恐辜負雅意，切勿見怪。」

說著，鴛兒早已聽見有新來北京大客，又是張員外好友，自然都是闊客，既要博覽姑蘇名妓，即刻將左右鄰船幾個有名的妓女，一齊裝扮得如仙子一般，送到雲娘艇裡來。一同上前，與二位客人見了禮，兩旁坐下，就中有一個姓金名鳳嬌，年方二九，生得五貌花容，頗稱蘇州水陸教坊中班頭領袖，雖則她貌似蘇小，才勝薛濤，還在雲娘之上，只因她性情驕傲，恃才做物，不肯做那迎新送舊、轉臉無情之態，即如富翁張員外，稍有一言不和，她就冷淡如冰，不肯曲意承歡，以圖寵愛，諸如此類，與客無緣。雖然才貌超群，反落諸妓之後，今聞直隸高客人要訪才貌雙全之妓，諒必此人不俗，特意前來一會。見聖天子有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氣概不凡。暗想這客人品貌，不知他勝懷如何，一試便知。

彼此談了謙遜之言，鴛兒請到酒廳赴席。一同步進中艙，當中圓桌上排了滿尊筵席，兩邊弦索，五音齊奏，絲竹並陳，卻也華美。於是坐下，共倒金樽，酒至數巡，是晚乃七月初旬，暑氣仍甚，但見銀河月色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高聲朗誦，天子偶然想得一聯，乃道：「良朋相對，酒興初濃，詩詞以記其盛」，高聲念曰：「新月如舟，撐入銀河仙姐坐。」廷懷不假思索，對曰：「紅輪似鏡，照歸碧海玉人觀。」金鳳嬌即喚侍婢小英，拿了文房四寶，放在案上，提起筆來，寫在花箋之上，彼此稱賞一番。

天子見鳳嬌寫得筆走蛟龍，□分愛她。張亦隨即想出一聯，提筆寫在箋上道：「六木森森，桃梅杏李松柏。」高天賜接口曰：「四山出出，泰華嵩岳崑崙。」廷懷大加贊賞，倍相敬重。是日天氣炎熱，扇不離手，鳳嬌將其手中金面紙扇，求高貴人大作一題，高天賜接過扇兒，鋪在桌上，一揮而就，意存規誨，指點迷津，見八句七言詩詞詠道：

體態生成月半鉤，清風流暢快心愁。
時逢炎熱多相愛，秋至寒來卻不留。
質似紅顏羞薄命，花殘紙爛悔難謀。
趁早脫身休落後，免教白骨望誰收。

金鳳嬌接過看完，感激道：「賤妾久有此心，恨未得其人，今蒙金石良言，這詩當為妾座右銘，以志不忘。」天子道：「急流勇退，機不可失，願各美人勉之，今日之會，殊快心懷，張兄何不就將美妓為題，作詩以見其概如何？」張君可遵命，提筆寫道：「二八佳人巧樣妝，洞房夜夜換新郎，一雙玉臂千人枕，半點來唇萬客嘗。」

做就幾番嬌媚態，裝成一片假心腸，迎來送往知多少？慣作相思淚兩行。

李雲娘見道：「郎君所見不差，我輩心腸，原是假的，未可一概而論，此中未嘗無人，當日李亞姣之於鄭元和，賣油郎之遇花魁女，若杜□娘之怒沉百寶，倒是李生辜負於她，其餘為客所累，指不勝屈，安可不辨賢愚，不分良莠乎？」金鳳嬌道：「不應如此說，應罰一杯！」於是復歸席上，再倒金樽。飲至更深，張君可仍在雲娘船內歌宿，天子就與金鳳嬌攜手，到她舟內談說，吟詩下棋，不覺天明，略為安歇，次早起來洗面，仍到雲娘船中相會，略用茶點。君可取出紋銀二□兩，作為纏頭之費，另付席金五兩，賞賜門廳弦索手、侍候人等三兩，總交雲娘支結。二人攜手作別，走出船頭，二妓與鴛兒一齊送出來，再三叮囑後會之期。高張二人下原來之花船快艇，站在船頭，兩下問明住址，慇懃作別。

且說聖天子來到岸邊，賞了花艇三兩銀子，連船船槳在內，回店與日清說知昨晚之事。用過早膳，換了衣裳，同日清往張家莊而去。門上侍從人等，認得主人新交貴客，連忙報入書房，廷懷大喜，相迎入內，三人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茶罷細談。

天子道：「你我既是相投，如蒙不棄，張兄何不結為八拜之交，豈不為美？」君可道：「小弟久有此心，未敢造次。」令家人備辦三牲酒禮，拜為生死之交。排定年庚，高天賜長廷懷一歲，尊為兄長，周日清上前叩見叔父。大排筵席，在書房款待，差人隨日清到客棧搬行李雜物，就在張家莊內安歇，每日飲酒，甚為舒暢。

一日，張廷懷出外，日清不在跟前，天子一人獨坐不快。舉步出門遊玩，直往大街而行，不覺到了一所大莊院。抬頭一看，真乃樓閣連雲，雕樑畫棟，邁步進至大門前觀望，方知劉家相府，心中一想，此間莫非是劉壩家中麼？再看門上寫著：「天下第一」五個大字，天子一見大怒，想劉家不過是宰相，何得為天下第一，朕乃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方為天下第一，你如此妄稱，毋乃自己太大。微思此匾，必有緣故，不若待朕進去查探明白。舉步行進大門，即問把門老者，將高天賜名片拿出，讓他進內稟知。少頃家人出來，稱說：「家爺相請。」

天子即隨家人進內，見有一座四柱大廳，起造華美，見三四個少年，生得□分文雅，在廳中恭候，分賓主坐下，小童奉上茶煙，一少年後生問：「老先生高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」天子答道：「我乃北京順天府人氏，姓高名天賜。」少年又問：「高老爺在軍機處，現居何職？」天子又答道：「某由翰林院出身，在軍機處與劉相爺協辦，因為丁憂閒暇，來到貴省遊玩，順路拜府。」少年道：「不敢當！」聖天子問道：「請問尊府門上之匾，寫著天下第一家五字是何解法？」少年道：「我少年無知，請高老伯入二

堂問我家父。」天子道：「煩為帶步。」少年即令老人家帶入二堂，少年告退。見二堂外，一所丹墀直上宮廳，老人家請天子在宮廳坐下，稟知家主出來奉陪，轉過花廳而去。稍後，步出一人，年約四□餘歲，風致飄然趨承而上，與仁聖天子見面，彼此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家人奉過香茶，即問道：「不知高老爺貴駕光臨，望乞恕罪。」仁聖天子答道：「小弟順道拜候，得睹芝顏，慰我懷矣。」其人又道：「請問高老爺在軍機處與家兄同事幾年？」天子道：「已在軍機處五載，請問尊府門上之匾，寫的天下第一家是何解法？」其人又道：「此匾解法，小弟不知，請高老爺入三堂，問我家父便知。」天子道：「請尊兄令人引進。」其人即令家人引進三堂，天子起身，拱手而別。

人到三堂，見其光潔鋪陳，更比二堂華美。家人請天子在堂坐下，回身入左花廳，見一人約六□餘歲，體壯神清，笑容而來，一到堂上，與天子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其人道：「請問高老先生到來，有何貴幹？」天子答道：「小姪在京丁憂，閒暇無事，遊玩貴省江南景致，聞得劉兄府在此，特來拜候老伯金安。」其人答道：「尊駕與小兒相好，彼此世交，屈駕在寒舍住幾天如何？」天子答道：「感領，小怪已在張員外家居住，遲幾日再來打擾。請問老伯，貴府門上之匾寫天下第一家五個字是如何解法？」其人道：「此匾五字我也不知，高先生要知端詳，請入四堂，問我家父便知。」

天子聞言，心中狐疑，為何皆稱不知，定有原故，我進去問個明白。天子開言道：「煩老伯令人引進，拜候公公。」其人即令家人帶天子進四堂，聖天子起身揖別。走進裡面，見丹墀兩旁有四柱，大廳懸許多名人字畫，直入大堂，比三堂更加華美。天子歎道：「怪不得說，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。」家人即請高老爺在堂上坐下，待稟知家主出來奉陪，即入花廳而去。頃見一位白髮公公，扶杖而出，年約八□餘歲，三絡長鬚，精神壯健，直到堂上，與聖天子見禮。公公道：「請問高先生來到敝省有何貴幹？」聖天子答道：「來到貴省探望莊有慕，現在張廷懷員外家下居住，順道特來府上拜候。」公公道：「尊駕無事，不妨在此留住數月，遍遊敝省勝景，甲於天下。」聖天子道：「一為遊玩，二則探望朋友。請問公公，貴府門上寫的天下第一家五個字是何解法？」

公公答道：「門上之匾，是我家父百年上壽，各親友共送三匾，後堂兩匾，前門一匾，請高先生入後堂，問我父便知。」天子聞言，此公公尚有老父，百歲以上，居住後堂，尚有兩匾，未知如何寫法？隨即開言，求公公令人引進，公公即令家人帶天子進後堂，聖天子起身拱手而入。隨家人轉入後堂，見四邊奇花異草，香風遠飄，有如仙境一般。天子歎道：「此間真仙境也」，步到堂前，見上掛一匾，書曰：「百歲掌」。家人道：「高老爺在此，待小的上堂稟知家主，然後請得。」天子道：「煩勞！我在此等候。」一人在堂。少頃出來言道：「高老爺請進。」天子即隨家人進內，只見堂上清潔不凡，桌上有龍涎香煙，令人神清氣爽，如廣寒仙洞一般。

天子直至堂上，見一耆老，坐在睡椅上，左右有三小童侍立，髮與鬚眉皆白，紅顏皓齒。天子上前作揖道：「老公有請。」公公見天子，即令小童扶起，拱手回禮道：「請坐！」賓主一同坐下。公公道：「高先生光降茅舍，有何見教？」天子答道：「小姪孫乃北京人氏，在軍機處與令孫同事，今日順道到來拜見老公公，得睹尊顏，□分榮幸。」公公道：「賢姪到此，可曾遊玩各處勝景否？」天子答道：「遊玩數處，好景一時觀之不盡，可算第一勝地。」老公公道：「高先生現在何處居住？」天子答道：「現在張廷懷員外家里居住。」隨即問道：「老公公今年貴庚幾何？」老公公道：「老拙今年一百零八歲。」天子聞言歎道：「真乃高年長老。」又問曰：「請問老公公，貴府門前一匾，上書天下第一家五字是何解法？」老公公道：「高先生有所不知，老拙上百歲大壽，眾親友來上三匾，門前一匾曰：『天下第一家』，堂前之匾曰『百歲堂』，堂內之匾是序吾家之事，高先生看堂匾便知。」天子聞言，抬頭細看堂匾曰：

天祝其希，地視其希，帝祝其希，家內老少亦視其希。父為宰相，子為宰相，孫為宰相。如我富不如我貴，如我貴不如我父子公孫三及第，如我父子公孫三及第，不如我五代結髮夫妻百歲齊。

仁聖天子看完此匾道：「此真天下第一家也！」又與老公公言談幾句，作別回莊。天子回到莊上。廷懷道：「今往何處遊玩去了一日？」天子答道：「去劉家莊一日，見他門前之匾上書『天下第一家』，不解其故，入問他少年後生，叫我問他家父，著人引我入二堂，見伊家父，既至二堂，又叫我入三堂，人得三堂，又叫我入四堂，問他家父，後至五堂，見一百歲老公公，呼我看其堂匾，方解其故。」將前事說明。張廷懷道：「劉家富貴壽考，係天下無雙。」大眾言談，晚膳已完，各歸寢所。

光陰如箭，不覺到了八月□五中秋佳節，本處風俗，專打擂臺為例，到了是日，廷懷令家人擺設酒筵，與天子開懷暢飲。飲完，張廷懷道：「我們去看擂臺。」天子道：「甚好！」一齊同出街前，到龍王廟前打擂臺之下，見人如蟻隊看打擂臺，買賣雜物，不計其數。臺主乃是趙慶芳，有名的本地教師，手下徒弟數百人。天子與廷懷一齊到來，見臺上有一對聯：

武勇世間第一，英雄天下無雙。

左邊有一規條曰：

上臺比武，不論軍民人等，不得私帶暗器，拳腳之下，死生兩不追究。

見臺下各人擠擁，閃開一條大路，見有擺齊數百色軍器，擁著一位教師前來，生的□分勇武。來到臺下，約離數丈，一跳上臺，在臺上耀武揚威，口出大言道：「有本事者，上臺比武，拳腳之下，斷不留情。」臺下一位武探花蕭洪金，一跳上臺，開言道：「趙慶芳，我與你比武！」慶芳道：「蕭老爺，你乃本處一大紳矜，不宜來上擂臺。恐防交手，拳腳無情，有傷貴體。」蕭洪金道：「不妨，你有本事只管放過來，若是知趣者快下臺藏拙，不宜在此誇張大口，目中無人。」趙慶芳道：「爾來。」蕭洪金道：「就來。」即排開架勢，用一路雙龍出海，撲將過來。慶芳用大鵬展翅，雙手隔開，你來我往了三四□回合，蕭洪金氣力不支，頓時被那教師趙慶芳飛起一腳，將他踢下臺來，跌得洪金頭破額裂，鮮血淋淋，不省人事。臺下來看之人，大笑不止。家人扶他回家。

聖天子一見，心中大怒，心想：「蕭洪金乃朕之臣，今探花被此重傷，若不與民除害，恐後民間喪命不少。」正欲上擂臺，忽然旁邊閃出一人道：「高仁兄且慢，割雞焉用牛刀，待弟上臺，將他打下。」天子即視其人，係張廷懷，遂答道：「爾要上臺，須要小心，切不可大意。」廷懷答道：「曉得。」將身子一躍，跳上臺去，說「我來也！」慶芳抬頭一看，此人面如滿月，相貌驚人，遂開言道：「來者貴姓大名，說明方能交手。」張廷懷道：「我姓張名廷懷，特來與你相會，你不得自恃英雄，目下無人，你只管過來！」自己用猛虎下山，撲將過來。慶芳將身閃過，用雙飛蝴蝶照廷懷頭上打來，廷懷就用出海蛟龍，雙手推開，爾來我去，鬥了七八□回合，廷懷自知氣力不足，難以取勝，弄個破綻，跳下臺來。

慶芳見廷懷不是對手，在臺上大叫道：「臺下英雄，有本領者，方可上來。」聖天子奮力將身一跳，飛上臺中，道：「我來與你見個高低。」不知聖天子與慶芳比武，誰勝誰負，且看下回分解。